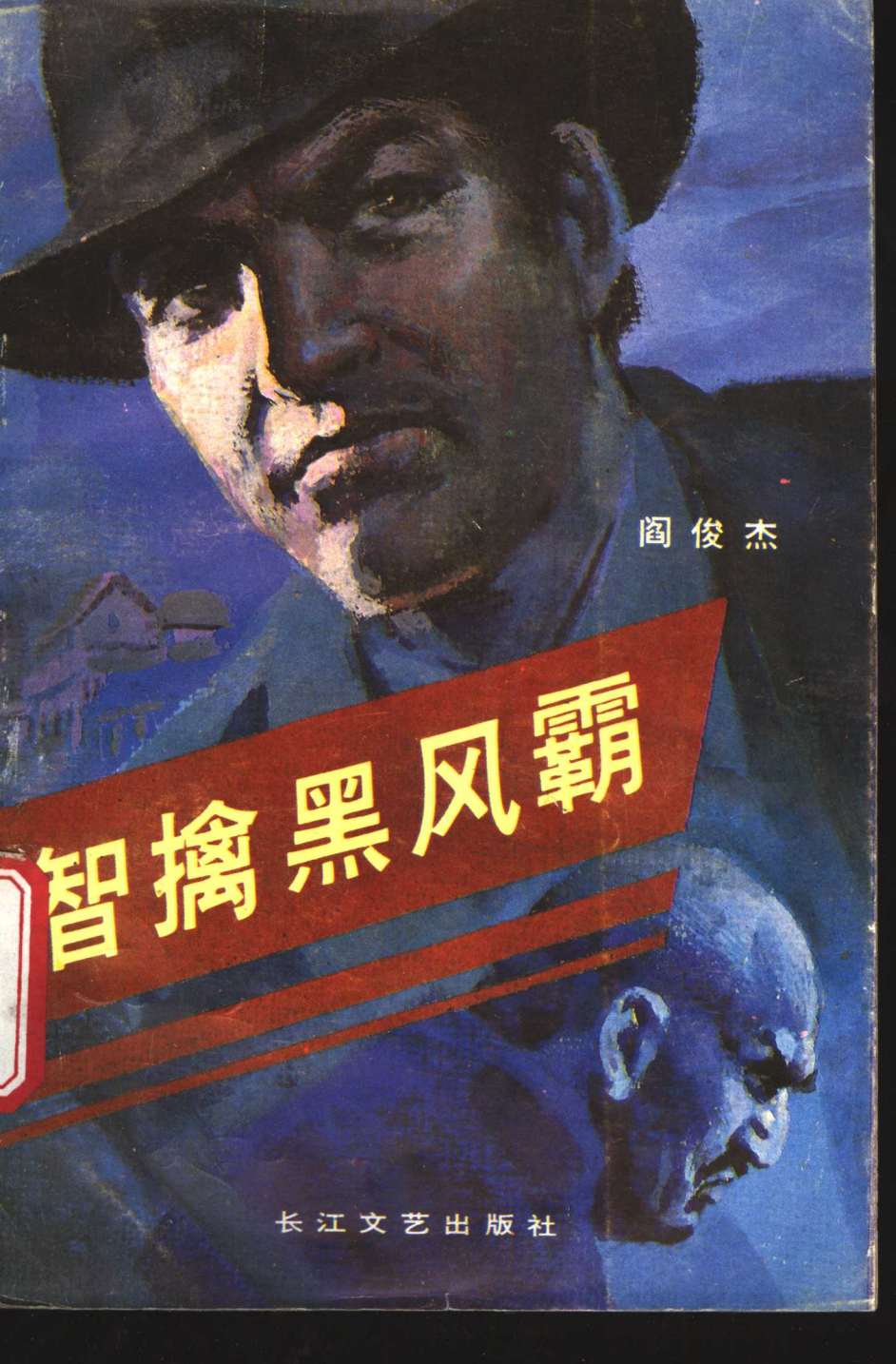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阎俊杰

智擒黑风霸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智擒黑风霸

阎俊杰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襄樊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2插页 135000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54-0121-X

I·109 定价: 1.40元

印数: 1—5500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故事性极强的短篇小说集，一篇作品，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，有的惊险曲折，令人眼花缭乱；有的温情脉脉，充满着人情味。一件件平常事，道出人生真谛，一幅幅风俗画，展现出美好风光。这是作者多年辛勤耕耘的结晶，是作者真诚奉献给读者的一朵小花。

目 录

缸的故事.....	1
宋 宝.....	5
骨肉情变迁.....	15
“生财博士”外传.....	28
老实的考验.....	46
换 床.....	57
表 态.....	69
格外一条筋.....	76
桐花盛开.....	88
常木匠结亲.....	96
树顶会.....	109
换 防.....	116
冷酷无情的父亲.....	125
智擒黑风霸.....	139
猎人的儿子.....	157
杀 鸡.....	183
“小调皮”的故事.....	193

缸 的 故 事

在我们供销社日杂门市部的各类商品中，缸是一种不大逗人喜欢的冷门货。它难运易损，体积大，利润小，营业员总是冷眼看待它，多少有点讨厌感。对于顾客来说，缸的用途不广，而且它的形体笨重粗糙，圆口大肚小底，象个腹内空空等食吃的癞蛤蟆，老是张着大嘴，给人一种可怜巴巴而又带点滑稽的印象，不能作任何装饰和点缀，没有特殊需要，谁也不来买它。然而，就是这种不讨人喜欢的物件，却蓦然给生活增添了奇光异彩，大大出人意料。

几年前，我们进了百十口大小不同的陶缸，只卖了几口，其余的一直摆在货场里，无人问津，月月盘存时，我只好把缸的老数照抄在新的盘点表上，这批滞销货，成了我们经营上的包袱！每当顾客们成群结队去其它门市部抢购紧俏商品的时候，我就羡慕地想，如果这些缸也能变成热门货，被争相抢购，那该多好啊！真没想到，幻想竟真的成了事实！夏至过后，有人买缸，这一开张，如同点燃了一挂爆竹的引子，噼噼叭叭连响起来，三天时间，卖了个一千二净，却还有人络绎不绝地来买缸。

缸脱销的第二天上午，有个老汉来买缸，那紫红色的宽脸膛上，布满喜悦而激动的神色，道道皱纹里都闪出笑意，手里抓着一把票子朝我晃晃：“同志，我买缸！”我告诉

他，缸卖完了，眼下没货。老汉一听，眼睛瞪圆了，嘴巴张得象缸口：“啊？昨天不是还在卖吗？”他惊奇，失望，焦急，又不大相信，竟自己跑到堆货场里去察看了一番，又回到柜台前时，那神情仿佛是发现了宝贝一般的高兴，甜甜地斜了我一眼，亲昵中透出一点埋怨的笑着：“嘿嘿，姑娘，墙角里放的还有一口缸嘛，卖给我吧。”说着他把钱搁在了我的面前。那是一口破缸，而且不是一般残损，缸肚上裂开一道透亮的长缝，按照经营制度，这属于报废货物，就是要卖，也得经过调价处理，现在不能出售。我向老汉解释，他却缠着不放，表示不嫌破不嫌贵，一口咬定要买，周围的顾客也帮他讲话，都说不是急需，谁肯花钱买一口破缸呢？我推脱不开，才把那口缸卖给了他。

积压几年的货物，几天就卖完了，连一口破缸也没剩下，我高兴极了！事情往往出人意料，坏事变成好事，好事却带来了麻烦，月终评奖时，大家提出意见，说我违反制度，把一口破缸按原价卖给了顾客，这是一种不良的经营作风，要扣发奖金，知道当时情况的同志为我作了解释，最后决定：奖金照发，把那口缸钱退给顾客。奖金事小，名誉难听，我感到又委屈又理亏，后悔当时没有坚持制度，更怨那个老汉没事找事，不是他死活缠着要买一口破缸，怎么会有这场麻烦呢？

我打听到买缸的老汉叫田长水，住在十里之遥的田湾大队，就动身去送缸钱。

田湾大队依山傍水，许多小湾子接连着座落在犟河岸上的金牛山脚下，远远望去，象一条褐色长链摆在那里，显示出一种别致的景色。走进湾子时，我不禁想到，老汉那么急

不可待地买来一口破缸，是做什么用呢？

在一个名叫“扇子头”的小湾里，我找到了田长水的家。走到大门口，迎面扑来一股浓烈的油香味，显然屋里正在开油锅炸食物。我正要进去，长水老汉却从背后认出了我，他惊喜地高声叫道：“哈哈，是你呀同志，稀客稀客，快进屋坐，在我家吃中饭，可不许走！”家里人闻声跑出来，迎上宾似的把我接到屋里，一齐忙开了：搬椅子，打洗脸水，冲糖茶，端来满满两大盘油炸麻叶儿和兰花豆儿。长水老汉坐在我对面连连让着：“吃呀吃呀，这是才炸的土点心，姑娘，不瞒你说，你要是前几年来我家，莫说这种东西，就是一把葵花子我也抓不出来呀！”老人的热情，使我脸上麻嗒嗒的，感到很不好意思，心里那股怨气早已烟消云散了。当我把缸钱放到桌上，委婉地讲出不该卖破缸的事后，老人的笑容立刻消失了，声调深沉地说：“破缸是我心甘情愿买的，倒给你找了大麻烦，真对不起！你不晓得呀，那口缸可是救了我的大急……”他没讲买破缸的用途，却给我讲了另一口缸的故事。

土改时，田长水分得一口大缸，那缸造型别致，陶釉起明发亮，深酱底色，上面维妙维肖地画出浅黄色的荷叶莲花，一边的正中有两条大鲤鱼托着斜角方块字帖，上写“年年有余”四个大字。老田视此缸如珍宝，把它放在堂屋的神柜边，有时候一家人围着坐下看缸，成为一种愉快的享受。开始，田长水用这口缸装余粮，后来没粮装了，就用它腌制雪里红和酸白菜，再后来菜也没有腌的了，就把它搬进厨房增加一口水缸，真是“穷灶门富水缸”了。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有人把这口缸借到大队部去装水，打浆糊贴大字报，不

知怎么把它打破了，长水老汉心疼得偷偷地哭了一场，把半截破缸搬回来，埋在厕所里做了茅缸。讲到这里，老汉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！有缸时没东西装，要用时缸又早打破了，同志，你想想，叫我咋不急着想买缸呢？”

缸也有这样曲折的遭遇，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。我大惑不解地问：“你买的还是口破缸，有啥用处？”

喜悦又回到了老汉脸上，他指指东厢房说：“走，你去看”。

我跟他走进东屋，一眼就看见靠墙放着的缸，那道裂缝竟不见了，原来已经用水泥补住，补得很精巧，水泥上涂了闪亮的深褐色油灰，成为固有花纹中的一道，真是巧夺天工，天衣无缝！我揭开缸盖看，啊！里边装的竟是黄亮亮的菜籽油！老汉望着我的惊诧神色说：“最近你们卖的缸都装了油，不信我领你去各家看。”我兴奋地笑笑，表示相信：

“今年油菜大丰收啊！”老人狡黠地一笑：“大丰收是咋来的？光是丰收，油能流到社员缸里来吗？”他的话点醒了我，我再看缸时，那种可怜巴巴而又带点滑稽的样子全然不见了，却象个特别富态的弥勒佛，张口笑着说：“瞧，我这肚里可不空了，装的还是香的呢！”我心里很不平静，不由想到一个问题：缸，本来是装东西的，有时候却让他空着，有时候又有了东西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宋 宝

人上一百，种种色色，我曾经看到过各式各样的人物，而象宋宝这样的人，却是少见，他……怎么说呢？啥人都怕出奇，奇特了就能产生吸引力，我对宋宝感兴趣，正是从他那少见的愚笨上开始的。

宋宝给我的第一印象就很窝囊。

在我来到犂河的当天晚上，队里开社员大会安排冬季生产，会场设在三间废了的旧仓屋里，人们挤坐在平摆着的木杆和临时垒起的砖墩子上，拉家常，吸旱烟，打闹逗趣，满屋里烟雾腾腾，嬉笑声和争辩声此起彼伏，乱哄哄宛如一个闹市。当队长宋亮领着我走进会场后，一切声音都戛然而止，变得凝固了一般的安静，所有的眼睛都惊奇地望着我，大家对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的陌生人，显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安静了几分钟后，突然全场骚动起来，人们朝门口望着，挤眼努嘴，肩头剧烈地抖动着，想笑又不敢笑，要忍又忍不住，发出一片嗤嗤嗤哼哼哼的声音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顺着大家的视线望去，噢，原来是刚进来一个老汉，不知被谁在小袄后襟上扎了一条用稻草编的“尾巴”，长长的拖在地上，引逗得大家乐不可支。宋亮没有笑，只咧咧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哎，松包，长尾巴的不能参加会哟，你怎么跑来了？”这话象是开禁的命令，人们放声大笑起来。老汉一愣怔，伸

手在背后摸，总摸不住地方，逗得大家更是哄笑不止。爱闹的人动手了，为首的竟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妇女，她和几个人跑上去扯掉那条“尾巴”，猛地朝老汉嘴里塞去：“快吃了，不吃不准参加会！”老汉使劲推着伸来的手，脸上既无笑容也无怒色，不象求饶也不象反抗，嘴里只是“哎哎哎”地喊叫。有些人笑得前合后仰，透不过气来，一直闹腾到队长宣布开会，这场恶作剧才告结束。那老汉席地而坐，很是安详。一个老人被当作活宝盘着取乐，在场的很多人都皱眉摇头地看不惯，他自己却毫不介意，我断定这不是个神经病患者，就是有点傻。

会后，我问起老汉的情况时，宋亮那精灵的脸上露出不屑提的神气，微微咧下嘴：“这人没来头，他叫宋宝，六十三岁，没有精神病，也不傻，就是个大愚人，任啥都不会，只会下死力气干粗活，吃得累得，啥苦啥气都受得。就为愚，他过去是穷酸，如今是酸穷，年轻时一条光棍儿，到老了光棍儿一条，说文雅点儿，还是个‘老鳏夫’哩。”哦，是个这样的人哪！我又问：“你怎么喊他‘松包’呢？”宋亮的嘴又一咧：“咳，这人穷得咣咣响，就有一头富足：外号多！‘松包’、‘梁山军师’、‘公花’、‘芝麻虫’、‘骡子毬’……这么多绰号，其实都是一个意思：光长秧子不结瓜，愚，无用！要问他愚的水平有多高，能中状元！人家拿他当玩艺儿玩，他都不会反抗，别的还用提吗？‘文化大革命’时，有一阵子实行‘背语录记工分’的制度，背的多记分多，背的少记分少，不会背不记分，可是苦了松包啦，他拼命地读，干活，走路，吃饭时都在练，就是背不好，把‘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’背成‘要武斗，不要文斗’，

把‘以阶级斗争为纲’背成‘一阶级都整进煨缸’，挣不到工分，还落个歪曲‘最高指示’。你看看，他是不是愚得可怜呢？”我不禁笑了，此人还真有点特色，可是，这种无用的特色又有什么用呢？

次日清晨，我早早的起了床，到野外去呼吸城市里很难得到的新鲜空气。这时，在东边遥远的天际，只有一小片淡淡的银粉色，光线还很微弱，更显得晨雾浓重，一切都处在乳白色的朦胧之中，不到跟前，啥都看不清。踏着田埂小路，我信步来到犂河岸边，深深地呼吸着凉悠悠，湿润润，甜丝丝的空气。大河小溪，以朝东朝南的流向居多，这条小河却是从南向北流，因此人们送了它个“犂河”的名字。冬晨的气温很低，静静流淌的犂河，却腾腾地冒起股股热气，大概是要显示它那特有的“犂”色吧。随着天边的银粉色不断加重扩大，光线慢慢增强，雾气渐渐冲淡，空间也越来越明亮了。我偶尔扭头向南望去，发现不远处有个模糊的人影，在慢慢朝这边移动，到了跟前，原来是宋宝。我仔细打量，他的外表并不愚，头戴早已过时的“三夸帽”，两鬓露出乌发，宽宽的脸膛上皱纹不多，淡眉下的细长眼眯缝着，鼻梁端直，两片不薄不厚的嘴唇紧紧闭在一起，看得出他的皮肤生来是细腻白嫩的，经过长期的辛苦操劳，变成劣质土布般的粗糙，呈现冲淡了的酱油色。中等身材，稍为佝偻，穿一套说不来是什么颜色的破旧棉衣。看来他还很健壮。单看长相，我会把他当成个胸有成竹的稳重人。宋宝背着粪筐，只顾低着头寻粪，没有发觉面前有人，我先打招呼：

“你早啊，筐里都快拾满了！”“啊！啊啊！”老汉吓了一跳，惊慌中粪筐扑通落在地上，他手拿粪杈呆立在那里，张

大嘴巴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不知所措了。看到他那卑微，惶惑，又带点麻木的样子，我觉得很别扭，忙说：“你拾粪吧，莫耽误了时间。”宋宝象领了特赦令，赶紧去背粪筐，不料筐上的系绳断了，绳子很短，他双手拉住两个绳头，使劲扯着去接，咯嘣一声，绳子又断了一节，他咕咚摔了个屁股墩子，就痴愣愣地坐着，没主意了。我拼命忍住才没笑出声来，忙拿出手帕帮他接好系绳，他没吭声，窘迫地瞥了我一眼，仿佛怕我打他，背起粪筐，逃窜似的小跑而去。

过后我才知道，宋宝慌慌离去，却招来了一场难堪的戏弄。在犂河拐弯处的埠头上，七、八个妇女起早来洗了衣裳，结伴蹲在河坎下解小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只顾低头找粪的宋宝，稀里糊涂地走到了跟前。妇女们尖叫了一阵后，纷纷骂起来：“好哇，你老不正经的‘公花’，白鹤子望大江——想鱼(愚)了，想找‘母花’，找死！”“大天白日调戏妇女，活过月了！”“刷子疙瘩戴个帽，还想占便宜哩！……”队长的弟媳辣姑子(在会上领头要宋宝吃“尾巴”的就是她)把手一招：“来，倒找王八四两姜，给他增加营养！”这伙张道得癫狂的女人，七手八脚的把老头按倒在地，一个媳妇陶出奶头来，象放喷雾器似的嗤嗤嗤挤了他一脸奶水，又把他翻个背朝天，扯开裤子后腰，糊了他一屁股鲜牛屎。在这令人难以容忍的戏弄过程中，宋宝只是“哎哎哎”的喊叫，不辩解不发恼，仿佛他甘愿受罚。女人们满足地打着哈哈走了，他到河边洗洗，若无其事地又去拾粪。

坦白地说，我并不想把注意力放到宋宝身上，他这种形象，有什么值得描写的价值呢？然而，老汉却象磁石吸铁般

地吸引着我，不得不去注意他，了解他。是那些毫无意思的笑话在吸引我吗？是的，又不完全是，一天夜里，不知是谁在村口大路边丢了个死婴，第二天人们发现后，都避得远远地议论和猜测，这种犯忌讳的晦气事，谁都不肯伸头去管，直到傍晚队长知道后，才叫来宋宝吩咐道：“你把死娃子弄到山上埋掉。”当晚队里放电影，虽然是城里人早已不看了的片子，人们还是争先恐后地去欣赏，凡是这种机会，宋宝是从来都不放过的。这时，他听了队长的吩咐，脸上却毫无异样神色，好象是平时叫他去倒掉一筐垃圾那样，既无喜悦也无烦恼，不声不响地抱起死婴，迎着暮色上山去了。人们吃罢夜饭，看完半场电影时，老汉才从山上回来。宋亮在放映场边拦住了他，又分配一项新任务：“公社乔书记来了，菜已备齐，就等喝的，你去双代店买两瓶酒，快点，一定要大曲！”老汉还是不声不响，接过钱，把锹扛上肩转身就跑。一口气跑到双代店买了酒，回来交给队长，转身刚走出队部院子，宋亮又追上来，指着旁边的阴沟，下达更新的任務：“乔书记说这儿的臭气太大，你快把门前这节沟里的污泥挖挖运走，挑几担清水冲冲，越快越好！”老汉仍然不声不响，正好手里有锹，弯下腰去搬开盖沟的石片，就挖淤泥……完成任务后，已经是夜阑人静，他才步履蹒跚地回家去了。我从这几件小事上发现，宋宝的最大特点还不是“愚”，而是一种惊人的忍耐性，对于一切他都能绝对地顺从，不要说抗争，连点滴不满情绪也毫无表露。当然，这是不值得提倡的品德，可是，有很多事情，甚至是大事，不正是靠着这种品德办成的吗？从此，我对宋宝产生了同情心，对于他的地位和处境，我不再是欣赏和玩味，开始有点不平了。

人的认识似流水，顺流多，有时也会倒流过来。

元旦过后的一天晚上，队里又开大会，落实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。会上的气氛热烈而欢快，除农业生产外，人们还根据各自的特长，承包了铁工，木工，竹器编织，烧窑，捕捞等副业生产任务，真是会刮风的刮风，能下雨的下雨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！会开到小半夜，宋亮打个呵欠咧咧嘴，我就知道他要做总结了，这时，宋宝怯生生的说：

“我也包……”话没讲完，仿佛他是提出自己要生孩子那样荒唐，惹得人们哄堂大笑起来，多数人笑他自不量力，有的人嘲讽得很尖刻：“你也包，包啥？包个大草包吧！”“你要能包，棒槌落地也生根了！”“还是用你的嘴包你的牙齿算啰。”……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小声提醒队长：“让人家宋宝把话说完嘛。”宋亮不以为然地瞟了我一眼，把嘴咧得很大问：“你能包个啥呢？”老汉全不计较大家的嘲笑，眨眨眼，伸出舌头舔舔嘴唇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包河滩地，种花生。”又是一阵更响的大笑，我也忍俊不禁了。在村西和犂河之间，有一块五亩大的挂坡河滩地，凸凹不平，土少沙多，拳头大的鹅卵石遍地皆是，犂河一涨大水就受淹，又位于鸡口边，草都长不起来，荒废多年了。嘲笑宋宝是不应该的，而他也真是愚得可以，竟然要承包这么一块鬼不下蛋的背时地，实在太不象个营生了！宋亮摇摇头，不好正面拒绝，用漫天要价吓买主的办法问：“那块地有多大脓水你可是清楚，一定想种，就大包葫芦头，定产花生五百斤，肯不肯？”宋宝忍了一下竟答应：“肯。”这项承包就这样定了。此刻，我的心情很复杂，老汉想有所作为，这一点实在叫人高兴，但是，他那样的人包了那么一块地，结果会怎么

样呢？我真替他担心。散会后，我踏着月光回住处去，忽然听到宋宝在后边追着喊：“给你！给你！”他跑上前来，把一个白纸包塞在我手里，局促地讪讪一笑：“送去上十回，都没见着你。”说罢赶紧转身走了。我拆开纸包看，是手帕，洗净了，叠得平展方正，散发出香皂的气味。啊！怪不得前些时人们在议论宋宝借钱买香皂，说他要洗屁股上的牛屎，原来是为我洗手帕！望着那远去的身影，我默默地想，在这件小事上，为什么他又显得很精细呢？

春节到了，我回去过年，打算明春再来。开年后，连续参加了几个会，加上七事八事拖着，等我再来到犂河的时候，已经是仲夏了。

一到队上，我就急着去看宋宝的花生，跑到村西一望，哎哟，三九天吞了块冰，我心里凉完了！河滩地倒是变了样，鹅卵石拣得干干净净，都运到村边地头上，堆成了一道楞楞正正的矮石墙，刚锄过地，沙土散散酥酥，看不到一棵杂草，这说明老汉付出的劳动代价是很大的。可是，花生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瘦筋筋黄巴巴，就象卧了一大片瘟鸡，勾头闭眼的瑟缩着等待咽气。最恶心人的是靠路边那一大片地，苗子稀拉拉，矮矮矮，干毛丝草的状如一块牛皮癣，丑到家了！老汉正在地那头松土，我想和他谈谈，赔产是肯定的了，何必再白下功夫，趁早去干点别的活，准备补偿亏空吧。我正要走时，迎面来了辣姑子，她摆摆头叹口气：

“唉，何苦哩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花生长成了这号整形，没长勾勾嘴，吃不到那骨头缝儿里的肉哇！还是秃子当和尚，就料算喽。”向来以要笑宋宝为乐的辣姑子，居然对老汉表示同情和惋惜，使我感到意外，我问道：“这片苗子为

啥更差呢？”她眯眯一笑，眼圈却红了：“提起这片苗子，我一辈子都感谢松包啊！上个月我的小儿子在河边玩，不小心掉下河去了，当时老头正在花生地里做活，听到小娃们喊叫，他连衣裳都没顾得脱，跳下河捞起我娃儿，抱着就朝大队医疗室跑，抢救得快，娃儿才没出事。大半天没人看管花生地，这片苗子叫猪羊鸡鸭糟害了，老头回来看看没吭气，又重新挖窝补种，晚出的苗子就成了这个样……”宋宝种花生不成器，却能毫不迟疑地舍己救人，看来这老汉还怪难估透呢。

对于宋宝种花生的事，我再也没有兴趣去过问了。

不久，地区文联举办文艺创作讲习班，时间三个月，通知我去参加，于是，我又离开了犂河。学习结束后，我正准备再下去，宋亮到地区开会来了，一天晚上，他到我家里来，见面就红头涨脸的使劲咧咧嘴：“报告你一个特大喜讯：宋宝的花生大丰收！你猜猜产量多高？”显然他是故意夸张说反话，我不禁笑了：“可怜，老头白费了一场力，收的够种籽吗？”“我就知道你要笑的！……”宋亮详细地讲了情况。

“愚人种废地，收个狗子屁！”这是人们先做的结论，后来大家才发现这个结论并不准。河滩地虽差，却不废，因为挨着村子，鸡鸭猪羊长年在里边拉粪，土质肥沃，宋宝不惜力气，拣净了石头，翻活了土，就变成一块好地了。前期苗子不好看，是天干旱的，后来连着落雨，墒好肥得力，花生苗长壮了，变绿了，补种的苗子也赶了上来，一天一个样的往上冲，长封了行，发合了缝，象一块厚厚的墨绿色大绒

毯子！这块地里的庄稼，光长得好还不算数，看管不好会颗粒无收，牲畜见空就来糟害，人也不讲客气，花生是个扒出来就能吃的东西，谁路过地边都想顺便尝尝，小娃们还不断地专门打偷袭。宋宝在地头搭了个小窝棚，用三块大石头支起铁锅煮饭，吃住都在这里，顶烈日冒风雨，昼夜守护着。看到谁扒花生，是大人他上前作个揖，是小娃他过去鞠个躬，老是说那几句话：“还没熟透哩，等收了我请，吃多少都行。”人们看到他那恭敬而又有点可怜的样子，就不好意思再吃了，受的损失不大。收起花生过了秤，总产两千五百六十三斤，除交承包产量，他净落两千出头。这真是干沟里跳出一条大鲤鱼，人们惊奇，眼红，觉着反常，成了议论的中心：“咳咳，愚人干精事，松包发大财了！”“三年等个闰腊月，他一锹挖个金娃子！”“芝麻虫变蛟龙，公花结瓜了！”“到底是‘梁山军师’，他眼里还真有几滴水哩！”

“咦，咱们怎么没看到这步棋呢？”……大家的口气里充满着赞叹和羡慕，宋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，无形中变了！核实产量的第二天，老汉找到队长，真诚地要求：“花生都交，我要它没用，有饭吃就行。”宋亮摇摇头：“那不行，上边有政策，我可不敢胡来！”老头愣着不走，活了六十多岁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的钱，听人家说净落的花生能卖千把块呀，简直象变戏法，他不知如何是好了。看到老汉那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宋亮拍拍他的肩头：“花生是你的，卖了钱还是你的，你想花就花，不想花就存在银行里，还能‘下儿’！再不然，给你找个老对象，拜堂成亲，排场排场，好不好？”老汉脸上腾地一红，笑了……